Kant
F65

董中峰先生文選卷之五

武進唐順之選　　山陰王國楨校刻

序類

送戶部員外郎李士達歸養詩序

南陵廢而孝友缺其誠然哉予幼識陳君時周時周閩產也棄御史歸養者十餘年矣後與李君士達偕舉進士數歲復棄地官郎歸養士達亦閩產豈南陵之廢獨未廢于閩哉孝友性也而至於缺也夫有所溺也孟軻氏有言知好色則慕少艾有

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凡溺於物者皆孝之妨也而仕爲甚壯出耄歸絕裾弗顧者多矣有不溺仕以妨孝者可不謂賢哉莊生稱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其致一也豈仕者皆不可歟古之君子或以身殉國匪曰忘親或爲親終身不仕匪曰忘君亦揆諸重者而已矣薄於親而厚於君世未之有也二君之于仕寄卓犖著績顯庸有日矣而皆以親故去可謂能揆其所重而無所溺焉者也說南陵者曰孝子相戒以養也夫待於戒而養已不得爲純孝矧溺焉而弗顧者乎若二君者豈惟無所溺蓋亦無待於戒者也可不謂尤賢哉然吾聞時周之歸甘貧守志其事母所謂啜菽飲水盡其歡者士達家素豐能備物致養非時周比雖所以爲孝者不繫於物然推人子之心時周視士達何如哉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皆非也士達之歸縉紳多嘆息稱爲賢者侈諸詩歌總若干篇蓋皆取於南陵之義云

贈易欽之序

太史易君欽之以親老請告歸攸朝士王明遇而下五人以古者贈言之義役予蓋君於五人者爲同鄉於予爲同官又皆同年也予在同年中最爲蹇劣且寧親予告之榮館閣諸先生既有述矣其何以爲贈念幼時侍家君遊湖湘道出攸熟其山川也爲君道其素宜樂聞爲攸長沙南鄙也其山皆嵬廆施靡渙若不相屬深林翳木嶄嵓參差溪流潏潏走山下漂疾而清淺不任大舟然其地幽且沃宅於是者固以是爲它土莫之若也使出而觀于湖湘歷九疑浮洞庭極灊霍爲都會者八九有不憮然自失者乎夫觀於湖湘者固不知有天下也使出而究觀乎天下循金陵涉汶泗歷燕趙齊魯之墟登泰山以臨滄海必又且憮然自失矣傳曰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崺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故不觀於湖湘則知有攸而已矣不觀於天下則知有湖湘而已矣士之於學亦若是君固攸產發解湖藩北遊於京師遂成進士讀書

中秘官侍從又嘗出主錢穀于南山川之勝都邑之富所遊歷廣矣其亦有所感乎夫曲藝小技皆可名也致用則末矣智效一官行比一國皆善也舉大則偏矣其居以實其容以虛其往如登其益如下察古今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斯學也已彼安於技藝而已者是知有攸者也效一官比一國而已者是知有湖湘者也惡足以語海嶽之大哉君力學而師古將志乎其大者茲之歸也吾恐攸之山川不能充其目矣

送少參彭君之福建序

今天下藩鎮有兵寇之警者且半焉其無事稱寧地者兩浙廣閩山西及陝而已爲吏者爭樂趨之然廣雜猺獠陝備胡且深山長谷有狙伏焉未可謂無事山西則寇嘗一窺之矣兩浙固晏然而爲財賦自出之區程皆繁委緣姦逋滯至不可勝詰吏于是者亦難且勞矣惟閩處僻遠而物產之富服食之華爲東南一都會其寧且逸諸路不如也今年秋安福彭君師舜以祠部郎中擢福建左參

議其地寧且逸既人所樂趨而參議守一道階崇
而事約宜意得甚而君蹙然獨若有憂者或怪其
故曰往時天下承平雖窮邊遠徼與中土無異不
獨諸路為寧地也今近畿之民至去而從盜山東
河南皆襟喉地蕩為寇衝豈一朝夕之積哉朘削
之政釀之也而諸路以險僻適幸無事然其民之
疲病亦甚矣而今多警之地一切蠲貸之恩勢不
得有所計吝其無事者圖用且仰給焉則一切經
入之征勢不得無所偏急以疲病之民而應偏急

之求其不堪也審矣夫民猶水也疏其淤防其溢
則水患絕矣待其奔決而後治之其為力難易奚
啻千萬哉今山東河南之事是已而世之職理民
者幸其未決也則曰是寧且逸而弗之圖不已過
歟且前事不遠正統末閩中之寇嘗劇戾而獷頑
間出為梗者自昔猶然疏而防之此非其時乎語
曰不蹙于山而蹙于垤參議者獨得而不憂也時
閩之人士既喜得君及聞其言若是又益喜相率
屬予文贈之君家世多顯者簪笏之盛著於江右

而君起名進士歷官皆有聲如其言茲之往也其爲政可知已然則閩中得新參諸路乃不如也

湛氏新譜序

此增城沙堤湛氏譜也湛氏舊無譜譜而存之自翰林君始也翰林君而上六世爲治中君始遷沙堤是爲高祖以世圖而系之更五世則别爲圖圖於譜者凡九世治中而上不載焉非畧也不可得而詳也隋唐以前圖譜有爲即令史有貢知撰譜事有官故言姓氏者詳焉自譜法壞族衍而世遠

固有蒙其上世所自出者矣雖世稱顯姓巨族者猶然不可得而詳也不可得而詳詳之乃誣也自吾謹其世圖其可詳者而存之後之人又謹其世圖其可詳者而存之則譜不廢矣若曰蒙其上世所自出也沮而弗爲數世之後必且并吾之所可詳者而忘之矣後之人又曰蒙其上世所自出也沮而弗爲又數世必又且并後之人之可詳者而忘之矣是終無譜也昔人稱歐陽氏譜法最善亦存其可詳者而已是譜也蓋效而爲之參以已意

斷自治中而下其名迹卒葬或存或亡或備或畧
謹而誌之以附圖後而共祀之等數及家世遺文
之足徵者亦錄附焉而湛氏乃今有譜矣然譜者
將以重本睦族敎其世者也若振其先德以永於
聞者不專在譜也湛氏世多陰德自遷沙堤來有
顯者久而大發翰林君以文學行懿著名史局今
天下皆知有沙堤湛氏者自翰林君始也而近世
之爲譜者往往求附于古聞人而忘所以自振其
世者陷于誣而不已也亦惑甚矣然則使天下皆
知有沙堤湛氏譜而效爲之者亦且自翰林君始
乎故爲之叙因以風焉

送鷺湖費閣老序

正德九年夏五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
大學士費公去位朝士大夫聞而疑之或曰公遭
遇最早相　天子未久不宜去或曰今四方多故
如公者不宜舍之去夫謂公不宜去者以年謂不
宜舍公去者以才予獨以爲以年以才殆天所以
蓄公之用于方來者乎雖去可去也古之君子其

志未嘗不在乎天下而於去就之際毅然有不可奪是以進難而退易而況大臣之進退關乎民生之休戚氣運之隆替又有非已之所能與者昔司馬公退居洛十五年一旦復起遂成元祐之治蓋其身雖退而其所以繫天下之望者愈重居閒既久閱歷天下之事益熟其成元祐之功者以熙寧之退也公抱經濟之才甫弱冠狀元及第及拜相也年纔四十五在位多所匡正卒以不合去自國初至今以狀元位宰相者有矣有年如公者乎禮七十而致事或年已及猶未謝去有去如公者乎去如公者有矣其年與才有可待如公者乎夫事之異於常必有不偶然者蓋虛消息乃天之道安知公之去將不如司馬之事乎此固天下之所望于公者而公亦宜以自處也予在館閣辱公之知爲深既不能留公之去故於贈言也不敢先其私而獨以天下所望于公者告之且以釋朝士大夫之疑云

壽幸君序

予同年沈君景明以治寧州有聲名拜駕部員外
既至予往勞之且問其獨以何術理也景明笑曰
吾非有異也始吾之往也人皆感之曰艱哉子之
爲是州乎其民黠而辯冒而懻少弗當其欲往往
矯虔翼姦以與守角蓋近始易縣爲州而無救於
頑是不可以恒理理也吾雖未以爲信而不能無
疑于其言及洫州之數月見有幸泰者博衣而麗
眉其言若不出口曰謂州之民黠而辯也何以有
是人也又見其雅質不斷給賦稅外足不一至公

庭曰謂州之民冒而懻也何以有是人也其行於
家也家之人宜之行於鄉鄉之人宜之有所利於
人未嘗與之爭有所弗平於己未嘗直之訟曰謂
州之民皆矯虔翼姦以與守角也何以有是人也
因自念曰彼其黠而辯也是析之不當其情也其
冒而懻也是使之不以其道也其矯虔翼姦以與
守角也是行之上者誠有拂其心害其生也安知
夫人之不可爲幸君乎於是釋然無疑於前之言
而一以吾意理之卒亦不見有所謂黠辯冒懻如

前之言者是雖若無與于韋君而所爲充類揣俗
資於吾者多矣故亦以稱理吾豈有異哉予于是
歎景明之善爲政又因以識韋君之爲賢久之景
明偕一士來曰是韋君之子元壽者也卒業成均
以其父年屆六十未能歸爲壽也願一言以慰其
思予曰景明疇昔爲予言韋君者可以爲若壽矣
率履歐素百順攸崇獨壽也哉乃遂書以遺之且
以爲寧州之人之勸也

送翰林修撰唐君守之使朝鮮詩序

今天子嗣統改元嘉靖將頒詔令於朝鮮故事率
以文學侍從之臣爲正使于是翰林脩撰唐君守
之被簡命仍賜一品服以行館閣元老而下申以
詩歌俾玘爲之序惟昔漢文帝起自代邸欲鎮撫
諸侯四夷而尉佗乘呂氏之誖據南粵與中國抗
于時舉可使粵者得陸賈以往賈名有口辯且嘗
使其地爲佗所敬禮遂令去黃屋稱臣奉貢職皆
如意指後佗居國雖詭竊如故而賈自是聲名在
漢廷籍甚班史傳其事特侈言之後之奉使遠外

者爭慕賈以爲賢　天子龍飛藩邸無異漢文之于代君被使命殆與賈類而較其時與事則有大相遠者朝鮮自箕子啓封衣冠禮義非南粵比世脩臣職遵正朔非若尉佗之驁僭聖神更化不旬月而巨姦宿蠹翦剔亡遺四方黎獻訢然如夜而復旦盲而復明鴻休遠業方將視法三五超漢文而上之而君以狀元及第擢官侍從老成重厚富於文學非必如賈之嘗使其地而遠夷聞其名者已蹶然矣茲之往也宣布天子之威德使如今代有聖人者出奔走効順益輸畏天之悃其所以稱上旨尊國體揚文采於殊方者又豈若賈之僅能以貌屈佗而詭竊如故也哉然則賈之事未足慕也夫與鼓瑟者游而語操刀是失言矣故玘於君之行不敢指異事以贈而獨借賈爲諭云

崇德縣志序

正德丁丑冬十有二月崇德縣志成縣令洪君異以提學劉公命來請序縣故有語溪志志以地名宋淳祐間所脩也顧其事止于宋歷元迄今且三

百年洪君始續爲之志名不以地而以縣者從今制也夫郡邑之志猶國之史昔人有是論矣國不可一日而無史而邑之志乃至曠數百年而或闕豈爲之今者顧弗知志之爲重且急哉其心固曰以數百年之故歉吾一人之力何能爲而或不然者則曰非吾一人之責也以傳舍視官日惟進取之爲慮而何有于志夫使爲今者皆若是則一邑之文獻其將遂泯歟若曰吾力雖弗能也集衆智則力必舉督責雖不吾及也職思其居則將有不能一日以安者而況數百年乎夫力弗任之謂弱慮弗存之謂私天下之事固仍渙散莫執其咎以寖趨於潰敗而不收者蓋多類此豈獨邑之于志哉夫志一事也弱且自私則弗及成又況其大者乎予既重新志之成因竊識其所爲感者以爲之序至其義例之分合事辭之易實紀次之先後不類他志觀者當自得之不俟予言也志凡五卷任僧纂者前感恩令蘭谿董君遵及庠生數輩皆請於提學公者洪君自通州學正遷今崇德康平民

甚宜之令以治最徵提學公前太史也以斯文爲
任志之成洪君蓋有所受云

送王朝宗擢寧國通判序

樂處內而輕外凡仕者皆然畿縣之吏其品秩加
外一等然而莫或願之豈固輕於外哉亦病其難
爲而已夫政令始乎朝廷終乎縣然行之於外力
可爲者無弗得也若畿縣則異於是害或庇之利
或操之絲則令廢競則禍身夫以光武之賢明而
强項之令猶見詰責況其他乎以令且若是若爲

之丞者其職滋下其勢易陵呼而跿跔問而吉嗒
苟得免於束縛捶楚則幸矣又敢守法奉公爭利
害左右令以從事哉故言爲縣者以畿內爲難才
智之士多不樂處之夫病其難爲而處之者又不
以才智此畿縣之吏所以多不稱也慈溪王君朝
宗尚書之孫僉憲之子幼騰英聲挹蘊不售卒業
成均阨窮且久乃從銓曹選得畿內宛平丞人皆
感之曰子淪于卑宂而又試於難其遂殆哉君不
懾不隨居數年翕然稱能吏爲適以憂去服闋復

爲大興人又感之曰往章免於殆而復試於難益其殆哉君爲如初政滋有聲以一縣之難爲于人若不能一日以居君爲之而優裕耳試而益振非其才智有加于人者能然乎於是銓曹昊之秩未滿擢寧國通判司封楊名甫屬予贈之予曰以爲縣視郡其難易可知也以爲判視丞其難易可知也寧國南畿地以大興宛平視之其難易又可知也爲其難且焯焯如是何有于彼哉然吾聞子產示警于成終安恭致戒於休勢夫善射者其始穿札沒羽而末之不能當魯縞御者歷險馳峻疾徐中度而平原乃有衝槊之變仕之道固亦有然者矣夫愛其始而欲久其道君子之心也是不可無言以規

送章騰霄序

予垂髫時侍家君于滇則辱與章君游迨今二十餘年雅相知厚其爲人雄傑而不肆言論弘辯而不詭自爲諸生時固已才厥流輩吏于其土者民隱土俗有所徵問卿校之事欲有所白輒推章君

先其名蒸然于上顧省試數不利貢次且及君雖
隱忍以就察其意甚怏怏及進太學從順天試遂
中高選人乃歎其挾負試異卒能奮跡不苟沒也
蓋君自是益自負剋意力學綴獵古今書而發之
爲文盡脫去舊習壬戌歲予見之京師觀其所爲
文竊駭異之謂立可取進士顧又數不利已未之
試名在正榜列矣又以嫌黜往來淹留京師者十
餘年而君亦垂老矣今年春乃就吏部試得四川
中江令以君所素負其心蓋深以不得進士爲憾

然如君之才其所爲自表見者豈必進士哉夫自
有進士科以來登選者衆矣其人不必皆有聞聞
者固不必皆進士且古之賢令子康以府史魯恭
以郡史衛颯以能案劇第五訪以功曹童恢以州
辟此其人皆不出科目然皆卓然表見于後世徐
淑之孝蕭景莊之及第固無稱焉然則人之所以
能自表見者不繫乎進士繫乎其人也審矣今天
下之民困窮已極爲之令者不能布上德以爲民
利反腹削焉譬之木方槁斧斤相尋于其上而不

彫盡者希矣君之才為諸生時已蒸然不可掩今自為之得行其志其肯循衆皋皋然自利已乎吾知巴蜀之間有以才能自表見卓然追古賢令者必章君也果如是其亦可無憾焉耳矣

送少司寇張公致政序

予瀕海人也蓋嘗登吳山而望下臨海門見賈舟張帆自遠而至俄頃趨數百里抵岸奇貨山委市者鱗集慨焉樂之乃下從舟子而問焉曰爾獲利不既多乎舟子呀然咲曰子覩其利惡知其害之倍也夫天時適逢舟楫無害出無入有駔驓累貲豈不誠利也歟乃若盪泊淺渚四顧無侶風撞濤齧靡月靡日子知之乎洪濤瀾汙上下嶢嶢蝤涎鰐鱗存亡瞬息子知之乎牟大載盈馳颿角迅衣袽不戒為魚龍獲子知之乎自吾同往於海者多矣蓋有一往而覆焉者矣有一往而迷其利再往而覆焉者矣有再往而迷其利數往不已卒覆焉者矣若此者利之倍於害耶害之倍於利耶吾幸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子適見之而謂皆然乎予

於是憮然嘆曰嗟乎仕宦之道亦若是矣往而不
知止溺而不知返其亦殆哉厥後予入仕途迨今
三十餘年以所聞見徵之或滯於一官偃蹇數十
年而不振遂以淪沒或乘時奮庸而歲九遷一蹶
以仆或宣力畢知逢禍不虞或祿位已極功成名
遂終陷險難其遲速得失沉顛糜催亦何異於舟
子之云而先登于岸不覆厥載者何其鮮也蓋吾
乃今于張公應祥之去見之公奮自諸生以擢進
士兩宰大邑遂拜監察御史久之擢吾浙按察副

使召入爲大理右少卿尋進左轉左僉都御史再
進右副已復爲大理卿遷刑部左侍郎出入中外
者二十九年位秩之崇聲名之榮疇能逮之茲以
目眚年甫六十四遂乞致仕以去蕭然遠遯節完
而名全仕宦若此可不謂誕先登岸不覆厥載者
耶而或者猶以公位未極爲歉以公操履堅綜練
久年未至而爲大理爲侍郎皆庸不暇暖按事于
外其勤且勞又如此使其干進務入何階不陟然
而不自止則入海迷其利而數往者是也公何居

焉況茲之歸葛巾野服自肆于沮漆之野孰與夫
波濤嶢嶪之危雲門芒谷荷亭竹榭孰與夫舟居
海宿之愁苦姻戚故舊聚處而談笑心怡神愉孰
與夫蝤涎鰐鬱濡袽終日之虞不逮其利固無其
害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夫居易香山之約
日知臺池之飾皆昔之同官而能止者也祖踈傳
而嘆息送李尉而盈塗情之所不容已者也招賈
之文望海之詩寓言以達志者也予與公爲布衣
交再會于蜀而同官于此念始者傾蓋海濱後公
來爲憲副實理海道固熟觀於海者于其歸輒以
是爲說

送唐虞佐宰郯城序

玘幼時過蘭谿謁聽菴鄭先生先生家君之同年
而虞佐之外祖也因以識虞佐別七年而同舉於
鄉再同試于禮部玘愧先升焉後三年虞佐亦成
進士胥處於京師時時相過從劇談甚歡也未幾
虞佐出宰山東之郯城間過言別玘既惜其去察
其意若甚有憂者竊怪而問之曰吾有所難思之

而不得其說也夫當官廉慎吾志也是所能勉簿書之煩綜理之勞吾職也是所不辭進退俯仰於人亦分也所不敢恤吾所謂難而甚憂者以勢之不可行也夫既受命爲令政令之下不成於我乎民之豐約不懸於我乎吾所得爲吾可爲也所不得爲其若之何然吾雖不得爲固亦吾之責也往歲旱災遍四方山東尤甚民之相率去而爲盜者衆矣而歲例如故無名之征日有增焉吾忍視其彫盡而不言乎言之且不見聽寧獨不聽而已必

且以爲罪以令之微臨其上者皆達官也吾能抗乎順之吾不忍民之重困也且吾詢郊之遊寓於此者謂邑久廢敝民又健訟茲之往也萬一弗更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將更爲民未吾信必關然以爲厲己吾其何從乎嘻吾家食時縣之吏厲民者怠若職者心竊非之謂使吾當其任雖不敢望古之循吏亦能使一邑之蒙其澤也今自爲之其難又如是竊憂將負其平生而慚令之名也故就若籌之玘曰子第往吾知郊之民其有瘳矣玘

居京師數歲見出而爲令者多矣其所憧憧於慮者非趨走承奉之事則旌奬求薦之圖也有憂及於民者乎子乃不然郊之民其有瘳矣夫旱乾苗槁秸槔必有所濟浮乎江湖一壺有力爲令之於民豈特秸槔一壺比哉且子不見夫御者乎馳驟不已銜敝檠脫馬力盡矣如是而易以造父猶不免於敗必休馬更轡而後進嗟乎今之民其亦銜敝檠脫之時也子往篤其忱毖申其辭諭有所征于上必思所以爭之爭之而不從將不以爲罪知其固爲民也有所需於下必思所以寬之寬之而不免將不以爲厲知其非爲己也事事而爭之雖不必皆從然而從焉者有矣事事而寬之不必皆免然而免焉者有矣夫陽城囚而部使去今在上者豈無若人哉夫兒寬免而輸租者繼屬不絕今在下者豈無若人哉惟奉公之意不勝其進取之心則懼有所拂乎上豈第之心不勝其自營之私則病無以濟乎民子既無是也而何憂難行也哉夫以己因乎時者中人皆然也惟不以時易己如

陽城兒寬者斯見稱耳彼二子之所處夫亦豈易
歟吾子勉之張弛之道因革之宜是則在子微子
無以瘳吾民而任令矣虞佐起謝曰君言得之矣
吾將行焉且將以質於外祖遂呼筆書之而去

送雲南守劉君景晦序

吾鄉劉君景晦磊落士也少挾奇負年幾四十始
成進士蓋底厲檢押欲自表見及官刑曹曰吾寧
不能析律骫令來譽稱毋害哉顧吾心不可故折
獄獨不爲奇請他比一視法上下自爲主事爲員
外郎爲郎中皆然今年秋擢守雲南郡或私謂君
得無難遠道與則笑曰既受命爲守敢憚遠爲然
則易遠方歟曰棘爨亦吾民也吾何敢易或以語
予予曰君言固當且不見夫爲車者乎輢軹轛軫
式較木皆可爲也至於爲輪其材必以檀非是不
甗則折矣豈非以其材堅其行遠完久也哉用君
於遠殆類是矣且家君嘗爲是郡其政與俗吾知
之凡郡之所轄爲州者四爲縣者九而地之所出
民之所食者不能當中土一縣環十里而爲州及

三四里而爲縣其始特爲控制夷民之慮故以吏多而安而其久也民亦以吏多而病矧郡居藩省下徵役視他郡恒倍焉而皆取之披氈椎髻之民役有吏而嚴無休嘻亦病甚矣然而其民擔負茹菽忍死以趨事而不能自達者遠故也而吏於其土者水涉山行萬里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道塗之險凌冒之虞接于其形而動於其慮其不私便其身圖而脩百姓之急者小吏百一長吏十一而黜陟之典又常不當于幽明亦惟其遠也民以其遠既病而不能自達故盜恒多吏以其遠既至而惟身之圖故政恒廢蓋家君之始至也幾不可理咨弊而搜擱强而決逆鐸而慨藉侵漁蠲逋負倉庾出納賦役下上凡有司之政一更其舊而民少息茲家君去郡又十餘年其所規立存與否予不能知然民告病如予所知者必益以甚矣蓋其勢非得賢守制力堅而幹局完者無以宣上德而懷遠民宜君之往也夫古之立功名者固多奮迹於遠君不難遠道豈爲私便之圖不易遠民必

有惠綏之政吾知其宣力致遠卓然自表見而起
任大車以載之功者於是乎在中土樂郡夫孰不
能之也耶劉君聞予言而獨喜因選書以爲贈蓋
君之弟嘗受學于家君雅相善也而又鍾家君之
故郡故遂次第其語以贈之且以詢淡之者老道
家君之事於今何如也

送何君廷綸守永平序

何君廷綸初以進士爲南京工部主事遭憂去既
而改北部進員外郎郎中在職八年不矯矯以異
不畢畢以隨自其長以及其僚同聲賢之今年秋
擢守畿內之永平則又曰是且必爲賢守蓋其信
乎人者如此而況予親且舊者乎然而親且舊也
有愛助之道焉夫司空六卿之一也君所職者又
其一曹耳職剖而事約故其聲易起若一郡之事
凡六卿之所統者皆委爲一事之弗集則守之責
也司空之事君能之矣其它者雖君不自謂其必
能也然人皆曰是且必爲賢守者豈已弗自信人
顧信之耶夫今天下之民貧困極矣而年屢大殺

爲之上者非惟莫之恤也又從而朘削之此豈其心獨不仁哉身謀之是便視時上下而易其素也是曲隨之過也其有反乎此者則矜其智好煩其令嗜欲之不同俗之不宜一弗察焉囂囂而孺召曰吾以利民也而民愈病是立異之過也夫君之不矯矯以異也人曰是必且有豈弟之心近民之政也不皐皐以隨也人曰是必且有廉特之節迄康之望也逆而信之曰是且必爲賢守也豈人逆信之而顧弗自信耶夫事不患其難集民樂從其令而已矣民不患其難理事順其情而已矣君無變其初而思其復六事罔弗能民罔弗戢其聲益起安知人之逆而信之也又不曰是且必爲賢卿乎昔人有言任者小而責之近則人見其有餘作而任其大者或上下一失望若此者則人之信乎君也亦皆曰殆不其然而況予親且舊者乎

董中峯先生文選卷之五